

金粉世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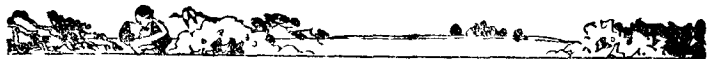
張恨水著 第三冊



世界書局印行

第三集目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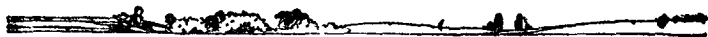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第二十回 | 傳字粉奩會心還密柬 | 藏身花架得意聽嬌聲 |
| 第二十一回 | 愛海獨航依人逃小鳥 | 情場別悟結伴看閑花 |
| 第二十二回 | 眷眷初逢尋芳過夜半 | 沉沉晚醉踏月到天明 |
| 第二十三回 | 芳影突生疑細君與妬 | 閑身頻作樂公子呼窮 |
| 第二十四回 | 遠交近攻一家連竹陣 | 上和下睦三婢鬧書齋 |
| 第二十五回 | 一扇想遮藏良人道苦 | 兩宵疑阻隔少女情癡 |
| 第二十六回 | 屢洩春光偕行露秀色 | 別翻花樣說古聽鄉音 |
| 第二十七回 | 玉趾暗來會心情脈脈 | 高軒乍過握手話綿綿 |
| 第二十八回 | 攜妓消愁是非都不白 | 釀金獻壽授受各相宜 |



回 十 二 第

第二十回 傳字粉匳會心還密柬 藏身花架得意聽嬌聲

清秋掀開一幅窗簾，向外看去，却是他的兩個同學，一個是華竹平，一個是劉玉屏，正都是剪髮的人，清秋便隔着玻璃招手道：請進來坐，請進來坐。華劉二人走進來，冷太太客氣了兩句，便走開去。華竹平道：密斯冷怎樣談到剪髮的事，也打算剪髮嗎？清秋道：可不是，我自己不能剪，別人又剪不好，只好多花兩個錢，上外國理髮店去了。劉玉屏道：那何必呢？你瞧瞧我這個樣子，就是密斯華和我剪的，你看好不好？說着把頭一偏，讓清秋看。清秋笑道：這樣子是很好。密斯華就和我剪剪罷。華竹平道：你得了伯母的同意嗎？這東西剪了下來，可沒法子再接





上去。清秋道：自然商量好了。不商量好了，難道還要你從中爲難嗎？華竹平道：還是不能剪，你這裏沒有推頭的剪子，也沒有剪長髮的剪子，怎麼樣剪？就把平常的剪子剪一剪就成嗎？清秋道：請你在這兒等一等，我叫人去借去，整套的剪髮東西都有呢？於是便告訴韓媽，讓他到燕西那裏去告訴一聲，請燕西派人到家裏去拿。燕西聽到清秋要剪髮，忙打了一個電話回去，和玉芬去借，而且說等着用，即刻就要。玉芬也不知道什麼用意，果然就派人把東西送了來。這原是一個雕漆木匣子盛着的，燕西性急，也來不及看裏面是些什麼東西，將原匣子就派人送到清秋那邊去，韓媽接着，要遞給清秋，劉玉屏伸手先接着，笑道：好漂亮的匣子，這一定是一個愛修飾的人的東西。說着，將匣子打開，先就有一個信封放在上面。信封寫道：老七笑展，玉芬棧。劉玉屏道：





密斯冷，你排行是第七嗎？這是誰寫給你的，怎麼這樣稱呼？這個寫信的人，名字叫玉芬，一定是個女的，大概沒有什麼看不得的，我要拆開來看看，上面說些什麼？

清秋知道這一封信是燕西三嫂寫給他的，上面明明白白寫了笑展兩個字，裏面不定有什麼笑話。連忙伸手將信搶過來，說道：我自己還沒有看，知道信裏的話能公開不能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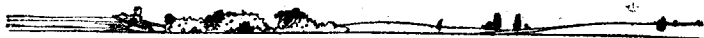
華竹平道：這人怎麼稱呼你老七？

清秋道：這本來是我一個舊同學，口頭上拜姊妹，老六老七，叫得好玩。我就是一個人，怎樣會排行第七？

清秋說着話，便將信向身上一揣。劉玉屏笑道：既然這樣，以後我們也叫你老七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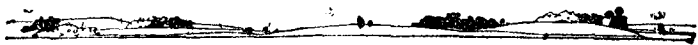
清秋道：胡說。原來人家叫我這個名字，我就不答應呢。那裏還要你們再叫。不要鬧了，替我剪髮罷。

說時，搬了一張方几，對着梳裝棹坐下，用腳躁着地道：來來來。華竹平道：我有言在先，剪了下來，可就接不





上去的。清秋笑道：那不成，你能剪下來，我還要你替我接上去。華竹平一看那木匣子裏，果然剪髮的東西，樣樣都有，而且有些東西，自己還不知要怎樣的用法，便問道：你有白布的圍襟沒有。清秋道：我們又不是開理髮館，要個什麼講究。隨便用一塊圍住脖子就得了，爲什麼一定還要白布圍襟？華竹平道：你知道什麼，圍襟不圍襟，倒不在乎，可是圍着衣服，必定要白布。因爲頭髮落在白布上，才掃得乾淨，有顏色的布，上面很容易藏短頭髮。清秋笑道：看你不出，你對於剪髮問題上，倒有很深的學問呢。於是便開了衣櫥，找了一方白竹布交給華竹平。華竹平道：這還沒有辦完全。還差一條圍住脖子的綢手絹呢。清秋笑道：你越說越充起內行來了。這應該替你鼓吹鼓吹，讓那家理髮館，請你去當超等理髮匠。華竹平笑道：若有人請，我真就去，當勞工那也不是





第二十二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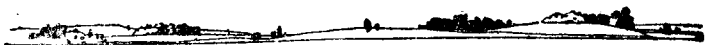
什麼下賤事。劉玉屏道：你們兩人，就這樣談上罷。清秋聽了，這才掉過臉去。華竹平給他披上白布，又把鈕扣上的綢手絹抽下來，給他圍上脖子。然後將清秋的頭髮解開來，手上操着一柄長鋒剪子，用剪子刀尖，在頭髮上畫了一道虛線，隨着張開剪子，把一縷流水也似的一縷烏絲髮，放在剪子口裏。對着鏡子裏笑道：我這就要剪了。剪了以後，可沒法子再接上去。清秋道：你現在多大年紀了，囉裏囉唆，倒像七老八十歲似的。華竹平笑道：既然如此，我就動手剪了。一語方了，只聽那剪子吱咯吱咯幾聲，已經把一縷髮絲剪下。然後把推髮剪子拿起，給他修理短髮，不到半小時，已經把頭剪畢。劉玉屏笑道：密斯冷，本來就很漂亮，這一剪頭髮，格外的俏皮了。清秋拿着一把長柄小鏡，照着後腦，然後側着身軀，對面前大鏡子，左右各看了幾看，笑道：果然剪得怪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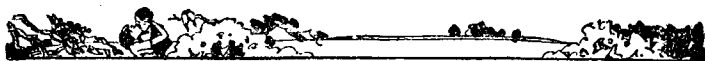




的。聽說這頭髮還剪得有各種名色呢，這叫什麼名字？華竹平道：這名色太好了，叫着瘦月式。清秋笑道：不要自己太高興了。不剪頭的人，他可罵這個樣子是茅草堆，鴨屁股呢。劉玉屏道：密斯冷，你今天新剪髮，是一個紀念，應當去照一張像片。清秋道：這是什麼大不了的事，值得紀念？華竹平道：雖然不必紀念，你剪了髮的確漂亮些，總算改了個樣子，你何妨照一張像自己看看。清秋經不住他兩個人的慫恿，果然和他兩人到照像館裏去照了像，照像回來，這才把先收的那一封信，拆開來看。信上寫的是：

你爲什麼借理髮的剪子？而且等着要，是你那位好女朋友要剪髮嗎？秀珠妹妹來了，她說對你的事，完全是誤會，很恨孟浪。你願不願和他言歸於好？你若願意，我願做一個和事老，請你們二位，吃一餐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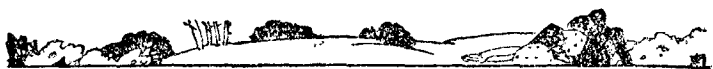


—— 回 十 二 第 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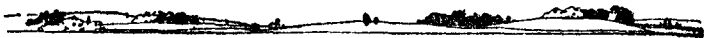
小館子。烏二小姐也要來呢，可以請他作陪，我想你要掛上那塊尊重女權招牌的話，恐怕不好意思不來吧？順便敲你一個小竹槓，你回來的時候，把飲冰齋的酸梅湯，帶些回來。此致 燕西弟 玉筆

清秋將這信一看，好生疑惑。心想從來沒有聽見燕西說，有什麼秀珠妹妹，看這信上說，倒好像兩人的關係，非同等閒。而且這種關係，是十分公開，並不瞞着家裏的人，這不很是奇怪嗎？不過裏面又提到了烏二小姐，不就是在電影院遇到的那個人嗎？信拿在手上，將牙咬着下嘴唇，沉沉的思索。先本想把這信扔了，免得燕西回家，和什麼秀珠妹妹言歸於好。轉身一想，這事不妥。他的三嫂既然寫了信給他，一定很盼望他回去的。他要不去，一問起來，說是沒有接到信。顯然是我把信藏起來。這樣辦，倒顯得我不大方。我且佯作不知道，依舊把信放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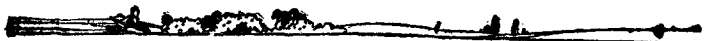
在裏面，看他怎麼樣。因此把信照原封起來，放在匣子裏，便對韓媽道：你把匣子送給金少爺的時候，你對他說，這裏面有一封信，想是他沒有知道。因為信是封口的，我們依然放在裏面，不敢給丟了呢。韓媽將匣子送還燕西的時候，自然照着話說了一遍。燕西也很是詫異，心想怎樣會弄出一封信來。打開信來一看，所幸還沒有怎樣提到這邊的事。不過自己又疑惑起來，這上面的話，是不能讓清秋看見的，若是讓他看見，他不明白這上面的情由，一定會發生許多誤會。而且他沒有看見，我要和他解釋，他不免生一種疑障。他要是看見了，我和他解釋，又揭破了他的陰私，這事實在不好辦。無論他看見沒看見，最好是我今天不回家，那就和信上的約會不關，他的疑團，不攻自破了。燕西這樣想着，所以他這天下午，弄了一管洞簫，不時的嗚嗚咽咽吹起來，故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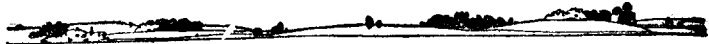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二回

意讓清秋那邊聽見，表示並沒有出去。不想到了四點鐘的時候，梅麗來了電話，笑道：七哥快回來罷，你的事情發作了。燕西聽了，心裏嚇了一跳。問道：什麼事情發作了？梅麗道：爸爸陡然想起這件事情來了。你猜這是什麼事呢？燕西道：我猜不到，你告訴我，究竟是什麼事？你說。梅麗道：我不知道，我只看見爸爸很生氣，叫我打電話給你，叫你快些回來。燕西道：你又胡說，你是冤我回來的，你怕我不知道嗎？梅麗道：翠姨在這裏呢，請他和你說話，你問問他，看我撒謊不是？說到這裏，電話停了一停，已經換了一個人，果然是翠姨的聲音，說道：你回來罷。鰥媳婦總要見公婆面，你躲得了今天，你還躲得了一輩子嗎？燕西聽了，越發着急，問道：究竟是什麼事呢？您總應該知道一點。翠姨道：我是剛回來，我那裏知道。你回來罷，大不了，挨幾句罵，還有什麼大事發生嗎？說畢，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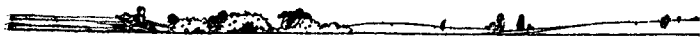
已經笑着將電話掛上了。燕西家裏有三副電話機，有上十處插梢，這電話是從那人屋裏來的，他沒有問明，往家裏打電話，又怕鬧得父親知道了，越發不妙。自己背着手，在迴廊上踱來踱去，踱了幾個轉身，想道：什麼事呢？若是爲冷家的事，不會就讓父親知道。或者我上星期在父親賬上支了五百塊錢款子，父親知道了，但是這也是小事，不會這樣生氣呀。燕西一個人徘徊了半天，不知如何是好。還是翠姨說的話不錯，醜媳總要見公婆，也躲不了一輩子。若是不回去，心裏總拴上一個疙瘩，這一回去，無論事大事小，總把一個疑團揭破了。自己這樣想着，把顧慮清秋這一層，就把他丟開了，馬上坐了汽車，就回家去。到了家裏，先且不去見父親，在自己書房裏坐了一會，叫了一個老媽子，把梅麗找來。老媽子去了一會兒，回來說，八小姐在太太屋裏，總理也在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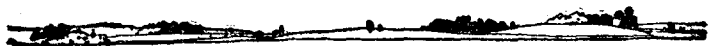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十二回

那裏總理聽說七爺回來了，叫您就去哩。這樣一來，逼得燕西不得不去。只得慢騰騰的，向母親這邊來。走進屋去，只見金銓含着雪茄，躺在涼榻上，梅麗捧着一本書，坐在一邊，好像就對着金銓在講書上的事情一樣。梅麗一抬頭，便笑道：「七哥回來了。」金銓聽說，坐了起來，便偏着臉對金太太道：「阿七也不知在外面弄些什麼事情，我總不很看見他。」金太太道：「不是你叫他在外面鬧什麼詩社嗎？怎樣問起我來？」金銓道：「我就爲了他那個詩社，今天才叫他來問一問。」燕西這時，心裏在那裏只是敲鑼打鼓，不知道父親有什麼責罰。暫且不敢坐下，搭訕着用手去清理長案上那一盆蒲草。金太太笑道：「三個月前，你就說要看他們詩社裏的詩，直到今天，你才記起來嗎？」金銓笑道：「我是很忙，那有功夫去問他們那些閑事呢。剛才我清理一些舊文件，我才看到他送來的。」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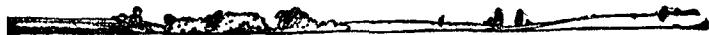
一本詩。其中除了一兩個人，作得還不失規矩而外，其餘全是胡說。燕西一聽他父親的口吻，原來是說到那一冊詩稿，與別的問題無關，這才心裏落下一塊石頭。笑道：大家原是學作詩，只要形式上有點像就對了，現在那裏就可以談到好壞二字呢？金銓道：自然是這樣，可是這些詩，連形式都不像，倒是酸氣冲天的，叫人看了不痛快。金太太道：阿七的做得怎麼樣？金銓那裏知道他的大作是宋潤卿打槍的，微微的笑着：規矩倒是懂的，要望好，那還要加工研究呢。不過我的意思，是要他在國文上研究研究，詞章一類的東西，究竟不過是描寫性情的，隨便學就是了。我原是因為他在學校裏掛名不讀書，所以讓他在家裏研究國文。我看這大半年工夫，未必拿了幾回書本子。說到這裏，臉色慢慢的就嚴厲起來。接着說道：這樣子，還不如上學，究竟還掛着一個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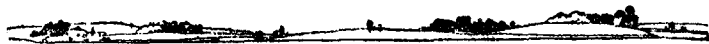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十四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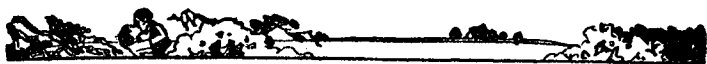
名呢。我看下半年，還是上學罷。那個什麼詩社，我看也不必要了。真是要和幾個懂文墨的人盤桓，那倒無妨。但是也不必大張旗鼓的，在外面賃房立社，白費許多錢，家裏有的是空房子，隨便劃出幾間來，還不夠用的嗎？燕西也不置可否，唯唯稱是。金銓道：你那樣大鬧了一陣子立詩社，幾個月以來，就是這一點子成績嗎？燕西道：還有許多稿子，沒有拿來。若是……金銓皺眉道：算了，這樣的文字，你以為我很愛看呢，不必拿來了。燕西巴不得父親這樣說，立時便想退身之計，便問金太太道：三哥回來了麼？有一件事要問他。金太太道：我也不知道，恐怕不在家吧？燕西道：我去看看。說着轉身就走了出來。一走到屏門邊，就看見翠姨靠着迴廊上的圓柱，向自己招手。燕西走了過去，問道：有什麼事嗎？翠姨對燕西渾身上下望了一望，笑道：你這一向在外面幹些什





麼，你父親罵你了嗎？燕西道：沒有罵。翠姨道：你在父親賬上支動了一千塊錢，他不知道嗎？燕西笑道：那有這些錢？不過五百塊罷了。這事爸爸還不知道，我打算一兩個月內，把這款子就設法歸還，不會發覺的。我動了款子，翠姨怎樣知道？翠姨笑道：前天我在賬房裏支款，看見你兩張收據。那柴先生發了鷄爪風似的，把你那兩張收據，向保險櫃子裏亂塞，我就很疑心，你爲什麼會到家帳上來領款呢？這一定是和柴先生商量好了，移挪老頭子的錢呢。至於多少，我倒不知道，剛才所說，我是猜想的呢。燕西笑道：這事千萬求您保守秘密，不要說出來，我的信用破產，以後就沒法兒活動了。翠姨道：你並沒有什麼大用途，何至於鬧起虧空來，你在外面，鬧了些什麼玩意？你趁早告訴我，將來鬧出什麼問題來，我也好給你遮蓋遮蓋。燕西笑道：自然有一點小事情。別





第二十二回

人要瞞，翠姨和五姐六姐，我是不瞞的。不過現在還沒有到發表的時候，不必先說出來。翠姨笑道：哼！你雖不說，我也知道一點，我瞧着罷。燕西裝着默笑，揚揚的走開。因爲玉芬寫了信，叫自己回來，現在既然回來了，落得作上一個順水人情，去看他一看，表面上就算是應召回來的。他於是繞着一個灣子，轉過牽牛花的籬笆側面，先向裏面看看，他們在那裏作什麼。只見院子中間，擺了一張大理石的小圓几，玉芬和着白秀珠各躺在一張藤椅上。秀珠笑道：表姐，你一杯汽水，擺了許久，氣全跑了，不好喝了。玉芬道：我先喝了一杯了，我不敢再喝，怕鬧肚子哩。秀珠道：汽水不喝罷了，剛才吃午飯涼拌雞絲，怎樣也不能吃，那是熟東西呢。玉芬道：雖然是熟的，廚子也是用冰塊冰了再拿來的。秀珠道：你向來愛吃涼的，怎麼全不吃了，你忌生冷嗎？玉芬笑道：不錯！我今

